

《女性时代》

[俄]叶莲娜·奇若娃 著



▲《女性时代》▲

译林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本书推荐】>>

讲述了在二战结束后的列宁格勒,一名聋哑的孤女在几个老太太的照顾与培养下成为艺术家的故事。

【作者简介】>>

叶莲娜·奇若娃,当今俄罗斯文坛颇有盛名的女作家、翻译家、散文家以及评论家,彼得堡《世界言论》杂志主编和“圣彼得堡俄语笔会”俱乐部负责人。让人惊奇的是,她发表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品,都能够受到文学大奖的青睐:其长篇小说《侏儒查赫斯》获得2001年《星》杂志“处女作”奖和2001年彼得堡“北方帕米尔”之“小说”奖,长篇小说《男大寺院》进入2003年俄语布克奖短名单,长篇小说《女犯人》进入2005年的俄语布克奖短名单,长篇小说《女性时代》获得2009年俄语布克奖。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贝尔 著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13年8月出版

【本书推荐】>>

在得知母亲胰腺癌晚期后,威尔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件事并自然地跟母亲沟通。偶然的一天,他们开始阅读同样的书,为了在母亲之后的化疗中两人可以一起探讨这本书。两个人的读书会就这么开始了……

【作者简介】>>

威尔·施瓦贝尔,世界知名出版公司HyperionBooks的高级副总裁和总编辑,也曾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出版过《长尾理论》、《你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等知名作品。在事业达到高峰而疲惫不堪时,却得知母亲癌症晚期。陪伴母亲最后的时光中,通过和母亲阅读相同的书,彼此分享各自对人生的态度和观点,他辞职创办了自己喜欢的烹饪网站。

《雪舞》

渡边淳一 著



▲《雪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11月出版

【本书推荐】>>

出生才半年多的婴儿就得了先天脑积水、脊柱裂这样的重病。面对这样的病患,年轻的脑外科医生野津陷入两难境地:要治病就得做手术,然而手术风险极大,万一失败,他将亲手断送一个幼小的生命;若是置之不理,又等于蛮横地剥夺了婴儿生存的希望。看着婴儿母亲那美丽又哀伤的眼睛,野津有些动摇了……

【作者简介】>>

渡边淳一,日本文学大师,国民作家,日本政府“紫绶褒章奖”获得者。初期作品以医情题材为主,逐渐扩展到历史、传记小说。其以医学知识和生活经验为基础、深入男性和女性本质的情爱小说,尤为受读者喜爱,曾获得多种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于各国出版。在全球拥有亿万读者,迄今出版三百余部作品,八十高龄仍活跃于文坛一线,被誉为日本文坛当之无愧的常青树。

并非一切柔弱的东西都注定湮灭

■ 黄夏

关于《女性时代》的写作思路,我们大致可从小说中索菲娅关于艺术的思考中,管窥一二。

“反向地展露出来的——从深远处”,这正是《女性时代》最重要的写作特色。所谓“深远处”在何处?即是男性、官方、主流意识中的“历史”,而“反向地展露出来的”,便是从这个“历史”中被解放出来的细腻、具象的“生活”。《女性时代》写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而非从这些东西中提炼出来的“历史”。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的许多年后,俄罗斯文学正悄悄发生着转变,一些着眼于底层社会的个体化叙事构筑起另一种面貌。俄罗斯女作家叶莲娜·奇若娃获得2009年俄语布克奖的小说《女性时代》就是这样一本小说。

如书名所示,这是一本从女性视角出发写作的小说,男性的大气、暴烈、深沉和激荡,是与之绝缘的,而从谋篇布局来看,男性写作的整体感、沉重感,尤其是从具体而微的事物拉高到凌空俯瞰角度的哲思感,更被彻底颠覆了。

书籍里流淌着的生命热度

■ 严杰夫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是这样一本书,它记录了一场发生在母子二人间的“读书会”。作者即故事的主人公施瓦贝尔是出版公司的总编辑,他母亲则曾是哈佛招生办的负责人,且长期从事国际公益事业。有一天,母亲不幸被查出患有胰腺癌。此后,在作者每次陪同母亲去医院治疗检查时,母子二人便会借机讨论一本书籍。慢慢地,在母子之间便形成了一场“二人读书会”。

母亲一生坚信基督教,因此在读书会中,信仰成为最核心的阅读主题。有趣的是,相较于母亲和哥哥的笃信,施瓦贝尔一直都对信仰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显然,对于这个基督教家庭来说,施瓦贝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者。为了让叛逆的小儿子能成为“回到羊群的羊”,母亲可谓是费尽心机。她制订计划来“威逼利诱”施瓦贝尔参加教会,希望他能熟悉教会生活,最终接受信仰。然而,直到成年,施瓦贝尔还是认为“宗教无论在当

时或之后都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查出癌症以后,母亲就更急切地期望施瓦贝尔能够走上信仰的道路,“她的信仰给予她无穷的愉悦和安慰,这也是她希望我能从中得到的。”于是,母亲开始将读书会导向那些以基督信仰为主题的书,玛丽莲·鲁滨逊的《吉利德》就是其中的一本。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位牧师在不久于人世时写给他七岁儿子的信。它描述了一个基督徒如何生活在充满不公和种族歧视的美国,并借此阐释了什么是慈悲、信仰和幸福生活。对于这样一本“主题正确、文字优美”的作品,母亲极力希望儿子能够拿起来读一读。

一开始,施瓦贝尔可能是出于对基督教本能的反感,很难进入到故事中。但在尝试了六七次后,施瓦贝尔如母亲所预料的真正喜欢上了这本书。他体会到了母亲所说的这本书的优美如“唱诗班的音乐”,以及和教堂礼拜契合的节奏,最

生命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 若潇潇

性。医生和孩子父母承受着病魔所给予的考验。没有简单的对与错,如何抉择,是每个人心中没有答案的疑问。

在手术的前一刻,野津的脑子里还浮现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要手术?就这样置之不理,姑且还能活下去,强行做这个危险的手术,真的必要吗?”

为什么要做手术?至今我都不知道野津有没有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置之不理,等于剥夺了这个孩子生存的希望,而手术之后所引发的并发症又不是这个羸弱的孩子所能承受的,手术的成功率极其微小。就算是这样,明知道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还是要继续么?

孩子的母亲桐野夫人给予的答案是肯定的,她美丽又哀伤的眼睛里闪现得是浓浓的恳求。

“只要手术就还有希望,对吗?”

而充溢大家常性和个体化的俗语、俚语,以及生怕隔墙有耳的加密暗语,其与生活的关系简直丝丝入扣而且事关生死——当然,这种掐头去尾、主宾不明的语言风格也使小说读起来颇有理解上的难度。

但《女性时代》不是一部情绪化的小说。文中三位老太太,完全游离于20世纪的列宁格勒,而生活在19世纪的圣彼得堡,教养也全是沙俄时代的淑女风范,读来有种理想化的不真实感。在笔者看来,这多多少少出自作者某种美好的想象,不是说旧时代有多好,而是微妙地投射出一种永恒的价值观:并非一切坚硬的东西都不可摧垮,并非一切柔弱的东西都注定湮灭,生活可以卑微,但不可以失去尊严,因为有爱在支撑着我们不失尊严地活下去。我想,这就是《女性时代》何以在经历了如此不堪回首岁月的当代俄罗斯引起那么多共鸣的原因所在。

重要的是,玛丽莲·鲁滨逊那“无所不言”的描写方式,十分符合施瓦贝尔的胃口。

遗憾的是,施瓦贝尔接受并喜爱上了《吉利德》,却还是没能接受母亲递过来的“信仰礼物”。饶是如此,我们还是能明白,借着交流阅读感受,母亲最后一定坦然接受了儿子对信仰的态度。

这对母子借着书籍所进行的动人交流,在《生命最后的读书会》里俯拾皆是。就这样,借着作者的笔端,这场“生命的读书会”从一场私人的“二人读书会”,变为了面向所有读者的“公共读书会”。施瓦贝尔不仅成功展现了母亲所拥有的坚定、智慧以及无限的温柔,而且令读者真切地感受到阅读中所蕴藏的力量:它如此微妙而神奇地改变着我们对待亲人的方式和看法,它不一定会完全抹平彼此的分歧,却无疑是浓稠了互相的理解和爱。在那些作品中,无一不在流淌着生命的热度。

我不了解她的希望,到底是孩子的希望,还是她自身的希望,文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其实她是希望孩子死去的吧”,孩子逝去,她便可以从痛苦的深渊里解脱出来。但是作为母亲,她又是深爱着孩子,如何忍心将孩子送离这个世界。

几经波折,孩子终是离开了,随着冬天逝去的脚步,一同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的父亲因这起医疗事故起诉,野津被调离,不久之后,身处他城的野津收到了桐野夫人再度怀孕的消息。所有的所有被这场漫天飞舞的雪掩盖住,人性的污点以及难以言说的疼痛,都深藏于雪下,等待这场风雪离境。

孩子的死,是宿命,是必然,如同这场雪,终有雪化离场的一天,孩子的离开,带走了所有的丑陋与悲伤,在这场没有对错的战役里,或许只有离开才是最好的结局。